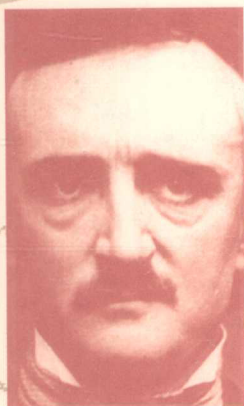


Edgar Allan Poe

外国中短篇小说藏本

爱伦·坡



The so happy in Heaven,
Wend me : —
Yes reason (as all men know,
by the rear)
That out of the cloud, chilling
And killing my Annabel Lee.

But our love it was stronger by far than the love
Of those who were older than we —
Of many far wiser than we —
And neither the angels in Heaven above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外国中短篇小说藏本

爱伦·坡

[美]爱伦·坡 著

陈良廷 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中短篇小说藏本 爱伦·坡/(美)爱伦·坡
(Poe, E. A.) 著;陈良廷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02-007957-5

I. 外… II. ①爱…②陈…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1974 号

责任编辑:姚翠丽

装帧设计:黄云香

责任印制:李 博

外国中短篇小说藏本 爱伦·坡

[美]爱伦·坡 著

陈良廷 等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14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375 插图 3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7957-5 定价 1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在我们熟悉的外国文学名家中,很多都创作有中短篇小说佳作,更有的是专以中短篇小说享有盛誉。外国中短篇小说中的精品佳作,或名震当时,或流传广远,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堪称传世经典。我们将这些作品汇为一体,以“外国中短篇小说藏本”的名义编辑出版,意在集中展示外国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成就,以满足我国广大读者外国文学经典阅读与收藏的文化需求。

本丛书按作家编选,每位作家单独成册,所收篇目由名家精选,译文质量上乘。丛书将分辑陆续出版,每辑十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〇年四月

前言

萧伯纳曾称：“美国出了两个伟大的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和马克·吐温。”但是，在美国文学界再也找不到一个比坡更加命途多舛的大作家了。他的一生大多在同命运搏斗的逆境中度过。一八四九年十月初，坡连续几天处于谵妄状态，弥留之际大呼“上帝保佑我！”就此饮恨以终。这一呼声凝聚了他对坎坷半世的悲愤。

坡的一生穷愁潦倒，不仅备尝辛劳忧患，而且受尽人间白眼，不断遭到明枪暗箭的中伤。无论生前死后，他在国内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外界对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在了解他的人的心目中，他是杰出的诗人和天才的短篇小说家；但在那些对他的作品、人格和私生活抱有成见的人眼里，他却是叛逆和疯子，甚至是酒鬼和瘾君子。其实，根据大量材料看来，他对所爱的人始终和蔼可亲，一片至诚；只有对那些所恨的人，他才态度高傲，寸步不让。不管怎么说，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总是无可争辩的，他对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作出的贡献也是抹煞不了的。

爱伦·坡于一八〇九年一月十九日生在波士顿一个流浪艺人的家庭里。母亲原籍英国，名叫伊丽莎白·阿诺德·霍普金

斯,才貌双全,能歌善舞,演过不少莎士比亚名剧的女主角。父亲原籍爱尔兰,名叫大卫·坡,是巴尔的摩一个小商人的儿子,原学法律,爱上伊丽莎白后,改行演戏,夫妇双双奔走江湖,勉强糊口。他们生了三个孩子,埃德加是第二个儿子。为了挣钱养家,伊丽莎白在生下埃德加不满半个月就上台演出。大卫平庸无能,演戏不受欢迎,精神苦闷,就此喝上了酒。一天醉酒后和妻子口角,负气出走,竟不知所终。伊丽莎白一个人拖了三个幼儿随剧团流浪四方。一八一一年,她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就此溘然长逝。当时埃德加仅三岁,由他的教父,里士满一个家道富裕的烟草出口商约翰·爱伦领养,并替他改姓为爱伦。但他对这个姓很不喜欢,成人后仍经常署名为埃德加·爱伦·坡。

他在短短一生写下的不少作品中,文学评论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当时文坛上,除了詹姆斯·罗塞尔·洛威尔之外,几乎无人可与颉颃。洛威尔一向不轻易赞扬别人,却把坡誉为“最有识见、最富哲理的大无畏评论家”。当代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也称“坡的文学评论确实是美国文坛上空前的杰作”。

他一向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他的艺术主张几乎贯串于他的所有作品中,包括诗歌、短篇小说和论文。在这些作品中,他声称“一切艺术的目的是娱乐,不是真理”。他认为“在诗歌中只有创造美——超凡绝尘的美才是引起乐趣的正当途径。音乐是诗歌不可缺少的成分,对诗人力求表现超凡绝尘的美尤其重要。而在故事写作方面,艺术家就不妨力图制造惊险、恐怖和强烈情感的效果。而且每篇作品都应该收到一种效果”。

他的独创性论文如《写作的哲学》(1846),《诗歌原理》(1850),评论霍桑《古老的故事》,评论朗费罗、柯尔律治、华兹华斯、丁尼生等人的诗歌、以及评论狄更斯《老古玩店》等的作

品都显示了他的精辟见解,至今仍被视为文艺批评的典范之作。

坡的诗歌虽然传世的只有五十首,但他却是举世公认的美国大诗人,他也认为自己主要是个诗人。对他来说,写诗本身不是一种目的,而是表现一股强烈感情,表现美的节奏。他诗兴最旺的时期有两个阶段,一是他同弗吉尼亚结婚前,一是晚年。但他的诗歌范围狭窄,大多表现内心活动,主题除了爱情就是死亡、幻灭和伤悼,调子凄凉,色彩阴暗。他认为只有美和死的紧密结合才能表现诗趣。坡作诗总是力图借用文字的暗喻、音调和意境、内容的含义来打动读者。后世的 T·S·艾略特同他在这方面有共同之处。法国的象征派诗人则把他的实验大大发展了。应该说他对二十世纪的诗歌创作的影响是很大的。他的写诗方法带有现代色彩,但作品中也流露出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风格。《乌鸦》一诗经过多次修改,初稿与定稿迥然不同,内容与形式和谐一致,《钟声》一诗情调凄凉,《致海伦》、《献给母亲》、《安娜贝·莉》等诗至情流露,都早有定评,洵为颓废派诗歌的代表作。

虽然华盛顿·欧文写短篇小说的时间比他早,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他是美国短篇小说发展史上的开拓者。据 E·C·斯丹德曼和 J·M·罗伯逊等文艺评论家认为,坡作为短篇小说家,其成就特别值得注意。

他的短篇小说和诗歌一样,也都不受时间限制。这些作品内容都脱离现实,没有活生生的人物。有些作品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诗歌。如《艾蕾奥瑞拉》简直就是诗。而且他的短篇小说题材也同样狭窄。后世编选集者把他的作品归纳为好几大类,有幻想小说、恐怖小说、死亡小说、复仇及凶杀小说、推理小说等。也有人用另一种方法,分为死亡传奇、旧世界传奇、道德故事、拟科学故事、推理故事等。不管怎么归纳分类,这些作品

都是根据爱伦·坡毕生信奉的短篇小说作法创作的。坡再三强调的就是“在短篇小说这种文艺形式里,每一事件,每一描写细节,甚至一字一句都应当收到一定的统一效果,一个预想中的效果,印象主义的效果”。他事先选定了要制造的效果,然后,精心雕琢,拼命堆砌辞藻,进而不厌其烦地描写一个个细节,巧妙地表现了他那永恒的主题:美的幻灭、死亡的恐怖、忧郁的恐怖、对怪异现象的疑惧。大部分作品的中心人物只有两个——坡本人和注定要死或已经亡故的母亲或妻子。不管这个人物叫威廉·威尔逊也好,叫劳德立克·鄂榭也好,都是作者本人的自我写照。甚至那个受尽鄙视的瘸腿侏儒跳蛙,也是坡借以向伤害过他的人报仇雪耻的化身。

他一生写了六七十篇短篇小说,虽然只写了四五篇推理小说(侦探小说),但是举世公认为推理小说的鼻祖。代表作《毛格街血案》、《玛丽·罗热疑案》和《金甲虫》都被奉为这类小说的嚆矢,对后世具有很大影响。他塑造的业余侦探杜宾的形象,可以说是柯南道尔笔下福尔摩斯的前辈。研究侦探小说的专家霍华德·海克雷夫特认为,“这个杜宾也是坡的自我理想化身,因为他自幼聪颖异常,处处想表现自己的优越,所以就把杜宾写成具有超人智力、观察入微、料事如神的理想人物,为了衬托他的了不起,又借一个对他无限钦佩、相形见绌的朋友来叙述他的事迹。此外还写了头脑愚钝、动机虽好而屡犯错误的警探作为对比。作案地点一般安排在锁得严严实密的暗室;埋藏赃物罪证则用明显得出人意外的方法;破案过程运用逻辑严谨、设身处地的推理(今称作心理分析学);然后有条不紊地迫使罪犯就范归案;最终再由主人公洋洋自得、滔滔不绝地解释其全过程。这已成为坡写侦探小说的模式。”而这一模式在一百四十年来已成为全世界各国侦探小说家竞相师法,不少这类作品都是步他后

尘,脱不了这个窠臼。

坡写的恐怖、惊险故事带有哥特式传奇的色彩。他以绚丽的文笔描绘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富丽奢华,死亡的苦痛就隐藏在这种富丽奢华中,故事的离奇,气氛、色彩的渲染都不愧为大师手笔。就结构而论,这类小说中写得最精彩的当推《鄂榭府崩溃记》,写了死尸复活,曾被列入世界最杰出的短篇小说之一。全篇毫无主题以外的蔓枝败叶,巨厦、巨厦主人、荒凉的景色、凄冷的秋天都和谐一致,文笔色调与主题也相符,作者以冷漠瑰丽的文笔一气呵成。结构紧凑,气氛阴森。作者把大家置身在深夜的一间房内,起初听到患癫痫病而亡的少女在棺材里醒来的微弱挣扎声,继而听到棺裂礌礌,俄而只见形销骨立的少女披着血迹斑斑的寿衣出现在眼前。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写固然荒诞无稽,但仍有一股恐怖的魅力紧紧攫住读者。

说到恐怖魅力,在他写的海洋故事里也很突出,这类小说写法别具一格。《瓶中手稿》写在热带海洋上遇险,碰到鬼船。写得有声有色,活龙活现,险象环生,引人入胜,但又有科学根据,使人信服。后世出现的航海小说多少有模仿他的痕迹。法国的凡尔纳的作品,英国的威尔斯的早期作品,无一不是在坡这一传统下写成的。

这种恐怖魅力还贯串在他写的复仇和凶杀一类题材的故事里。《黑猫》属这一个类型,称得上现代的心理描写小说的先驱。它写得丝丝入扣,读了令人不寒而栗。作者写了杀人犯的犯罪心理及作案过程,但不是一般“凶杀小说”。虽则刻画了良心谴责,但不能列为“道德小说”或“寓言小说”的范畴。因为作者既无唆使人家作奸犯科之心,也无惩恶扬善之意。他只是用夸张的手法表现一种病态心理罢了。收到预期中的恐怖效果才是他的真正目的。《一桶白葡萄酒》和《跳蛙》这两篇写的是复

仇,有人认为他自恃才智出众,未获知遇,满腹牢骚,更兼命运不济,只得借助白日梦——写作,来对一切不公正的势力报复,所以从这方面来说,亦可以说是爱伦·坡不满情绪的自我发泄吧。

其实,坡对世界各国作家的影响还远远不止以上所举例子。俄国是最早翻译介绍坡作品的,据说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就有坡作品的俄译本了,俄国作家安德列耶夫就是受他影响很深的一个人。在法国,他的影响就更大了,著名颓废派诗人波德莱尔用法文翻译了不少他的小说,文笔优美,风格神似,他的译本是最出色的典范。马拉梅则译了坡的诗歌。他们在坡逝世后都竭力捍卫他的事业,大力宣扬坡的文学成就。如魏尔兰、兰波以及其他象征派诗人都在他作品中得益匪浅。可以说,当时坡在欧洲,尤其是在俄国和法国的名声都比在美国更大,而且大大超过其他美国作家。在德国也有不少人研究坡的作品,甚至将他同本国的霍夫曼相提并论。意大利人最初从法译本了解坡的著作,不久就译成本国文字,传诵一时。西班牙大文豪伊巴涅斯在一九一九年甚至说坡是西班牙“精神上 and 文学上之父”。在拉丁美洲,他的影响也不小。在英国有很多人把坡的文学成就视为英国文学的一部分,有些文学史、小说史甚至因为他祖籍英国而把他当成英国作家来介绍,著名的爱伦·坡专家约翰·英格拉姆就是英国人。此外如丁尼生、斯温伯恩等大诗人都对他深为敬佩。无怪乎有人说,坡不仅是美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了。

爱伦·坡的作品给了世界文坛上这么多作家以重大影响,庸庸讳言,他本人也同样受了世界上许多名作家的很大影响。最明显的是拜伦、雪莱、柯尔律治、德昆西、司各特、笛福、麦考莱、布尔威—利顿、迪斯雷里、霍夫曼等文学大师,在他身上都留下不同程度的影响。可以说,他继承了他们的传统,而又有所发挥创造。

总之,爱伦·坡不仅在美国文学史上,而且在整个英语国家的文学史上,乃至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是不容忽视的。对于他的作品,我国虽早有过介绍,但真正系统的翻译和研究,近年才开始。愿本书能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奉献。

陈良廷

目 录

瓶中手稿	1
钟楼里的魔鬼	13
鄂榭府崩溃记	23
毛格街血案	44
玛丽·罗热疑案	80
金甲虫	128
黑猫	166
骗术	177
眼镜	189
提前埋葬	217
焦油博士和羽毛教授的疗法	232
同木乃伊的对话	252
一桶白葡萄酒	269
跳蛙	277

瓶中手稿

没有一分钟好活了，

没什么好隐瞒的。^①

——基诺：《阿蒂斯》^②

我对祖国和家庭没什么可谈的。我受尽虐待，被迫离国，经过多年漂泊，跟家庭也疏远了。祖传家产供我受了不比寻常的教育，再加生性爱好思索，我才能把早年辛勤钻研、积记于胸的学问分门别类。德国伦理学家的学说尤其使我感到莫大的乐趣；这并不是因为我对他们的雄辩狂有什么盲目崇拜，而是因为我认真思索的习惯，才能毫不费事地识破他们的虚伪。人家经常责备我天赋贫乏；缺乏幻想力成了我的一个罪名，我见解里的怀疑论调一向害得我声名狼藉。世人向来认为无论什么事的发生都跟形而下学的原理有关，甚至对根本毫无这种关系的事，也是这么看。说真的，恐怕我非常爱好形而下学，思想上才受到这时代中极其普遍的错误影响。总而言之，人人都跟我一样，容

① 原文是法文。

② 基诺(1635—1688)，法国戏剧家。以上引文出自他一六七四年写的歌剧《阿蒂斯》。

易迷信鬼火^①，根本脱离事实。我想，最好还是先来这么一番开场白，免得下文要说的这个荒诞故事，给人当作胡思乱想的鬼话，不当作一个从来不信空想也不会空想的人的实际经历。

我到国外旅行了多年，一八××年，在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的爪哇岛巴达维亚港^②搭了船，航行到巽他群岛^③的海面上去。在船上我是旅客身分，心里可没什么打算，只是感到鬼怪附身似的心惊肉跳、坐立不安才出了门。

我们乘的是条四百吨左右的漂亮帆船，船身箍着铜壳，是在孟买造的，用的是马拉巴^④麻栗木。船上装着拉克代夫群岛^⑤出产的皮棉和油类。还载着椰皮纤维、赤砂糖、酥油、椰子和三两箱鸦片。货物装载马虎，害得船身摇晃不定。

我们乘着一阵微风扬帆出海，好多天来一直沿着爪哇岛东海岸行驶，只是偶尔碰到几条小双桅船，从我们目的地——巽他群岛海面上开来，此外根本没什么新鲜事可以排遣旅途寂寞。

一天傍晚，我靠在船尾栏杆上面，看到西北角孤零零的有朵非常特别的云彩。我们离开了巴达维亚，还是头一回看到云彩，而且颜色那么鲜艳，才这么引人注目。我一直全神贯注地望着，等待太阳落海，这朵云彩顿时向东西两边扩展，在天际形成窄窄一道烟霞，看上去宛若一长列浅滩。随即一下子，暗红的月亮和异样的海景攫住我的注意力。海景瞬息万变，海水仿佛异乎寻常地透明。虽然海底看得清清楚楚，不料抛下测深锤，才知船在十五英寻深的海里。这时天气热得难熬，弥漫着袅袅暑气，正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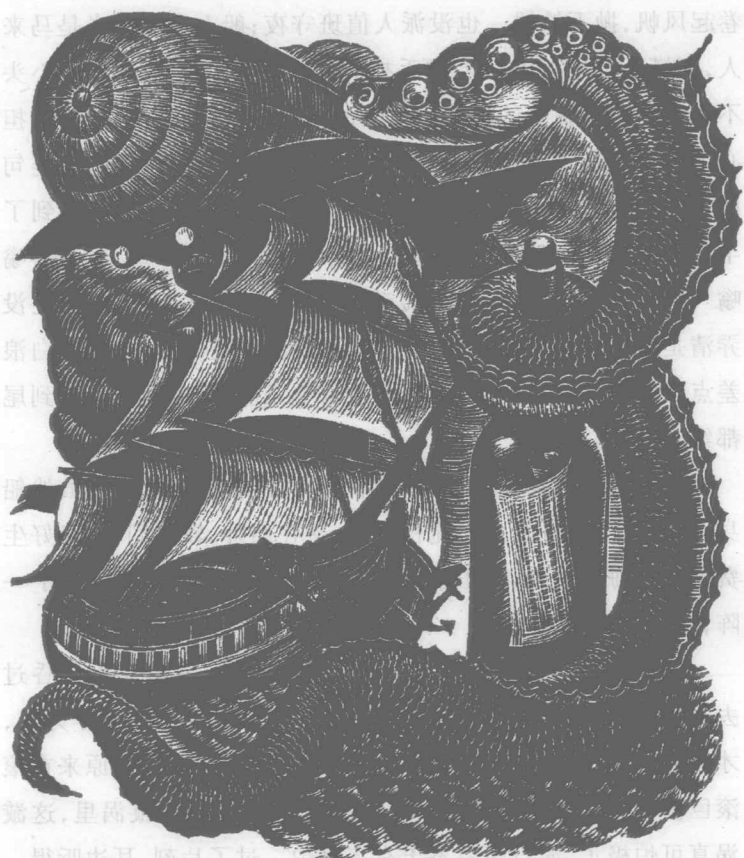
① 原文是拉丁文，转义为“空中楼阁”或“妄想”。

② 巴达维亚港，即今之雅加达。

③ 巽他群岛，印度尼西亚沿海的主要岛屿。

④ 马拉巴，印度西南海岸地区。

⑤ 拉克代夫群岛，在印度西海岸阿拉伯海中。



火烫的铁块上冒出的热气一般。随着夜色降临，风丝渐渐消失了，四下里风平浪静，简直想象不出有多静。船尾上点着支蜡烛，一点都看不出火焰跳动，指头捻着根发丝，也看不出飘拂。船长却说看不出有什么凶兆，我们这条船刚漂往岸边，他竟下令卷起风帆，抛下铁锚。也没派人值班守夜；船上水手多半是马来人，不慌不忙地在甲板上摊手摊脚睡了。我走进舱里——心头不无某种大祸临头的预感。说真的，眼见这一切情况，我实在担心来阵热风暴。我把心事讲给船长听；谁知他竟理都不理，连句回话都不给就走了。可是，我坐立不安，睡都睡不着，大约到了半夜时分，就走到舱外。刚踩上后甲板楼梯上面一级，就听得嗡嗡一阵巨响，恰如水车飞快转动的声音，我不由吓了一跳，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发现船身震动不已。一眨眼工夫，滔滔白浪差点把船掀翻，一浪接一浪地冲洗着整条船，全船甲板从头到尾都给淹没了。

这阵来势汹涌的疾风，多半倒成了这条船的救星。虽然船身完全进了水，可是由于桅杆折断，落在船外，转眼间，船身好生费力地从海里慢慢浮起，在暴风无比威力的肆虐下，摇晃了一阵，终于摆平了。

我凭什么奇迹才没送命，自己也说不上。我给海水打昏过去，等到苏醒过来，才见身子卡在船尾柱和舵当中。费尽力气，才站起身，头昏眼花地朝四下看看，顿时想起我们的船原来在滚滚巨浪中，给卷进了排山倒海、汹涌澎湃的大洋的漩涡里，这漩涡真可怕极了，简直想象不出有多可怕。过了片刻，耳边听得一个瑞典老头的声音，他是在我们离港时跟着一起上船的。我用尽力气，大声喊他，他马上踉踉跄跄地走到船尾来了。不久才知道只有我们两人逃出了这场浩劫。船上其他的人全给扫到海里去了；船长和大副二副准在睡梦中惨遭没顶，因为船舱里全都积

满了水。没人帮忙，可休想保住船，何况开头我们时时刻刻都以为船要沉下去，竟吓得浑身瘫痪。不消说，台风乍起时锚索就跟线一样给刮断了，不然早就一下子翻了船。我们这条船飞也似的在海浪前掠过，海水迎面冲洗着甲板，竟没把我们卷走。船尾骨架打得粉碎，几乎到处都受到巨大损伤；幸好抽水机没出毛病，压舱物也没抛掉多少，真是令人喜出望外。疾风主力已经过去，虽然明知道这阵狂风没什么危险，但还是垂头丧气地盼望风暴完全停止；我们确信，像这样破破烂烂的一条船，势必会葬身在接踵而来的滔天巨浪里。不过好在这层有充分根据的忧虑看来还根本不会马上成为事实。我们花了不少周折，才从水手舱里弄来一点点赤砂糖，整整五天五夜，就光靠吃糖充饥。在这五天里，我们这条破船乘着势如破竹、一阵接着一阵的疾风，速度惊人地飞驶向前，这阵疾风虽不及头一阵热风暴那股冲劲猛烈，但我从没碰见这么厉害的暴风。开头四天，航向并没什么变动，一直是东南偏南，准是笔直冲向新荷兰^①的海岸了。等到第五天，风向渐渐改变，更加偏北了，天气也冷到极点。太阳蒙着昏黄的光出来了，爬上水平线，只高出几分——发出有气无力的亮光。天上不见一朵云彩，可是风力有增无减，间歇不定、变化无常地怒号。约莫估计快到晌午时分，我们又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太阳的外表上了。太阳发不出光，所谓真正的光，只有一点昏沉红晕，可没有辐射热，仿佛所有的光都化掉了。还没落到滚滚大海里，太阳当中的火团就突然熄灭，恰似仓促间给什么神力吹灭了。单单剩下一轮朦胧银环，刹那间扎进深不可测的大洋里。

我们左等右等，等不到第六天来临——就我而言，那一天还没来，就瑞典佬而言，根本没来过。从此以后，我们就给笼罩在

^① 新荷兰，澳大利亚旧称。